

章實齋信撫

軍

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信

一

一

齊

署濱虹



章實齋信撫

連史紙精印
每部全一冊 售洋六角

擺印處
國光印刷所

上海六馬路東新橋北首吉慶坊內

總售處
神州國光社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面惠福里

北京琉璃廠土地祠內

分售處
各省神州國光集分售處

信摭



章學誠實齋父著

蔡邕後漢書以十志爲十意劉知幾謂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華嶠曰典
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作者愛奇恥於仍舊今按司馬首創八書不過別
於紀表諸體班氏以百篇通名漢書自不得不別體爲志蔡氏改志爲意
乃避桓帝之諱皆非愛奇恥仍舊也華典張錄則不免於好奇何氏名說
尤爲無理嗣是歐陽新五代史記則題爲考鄭樵通志又命爲略又出劉
氏之後者也原歐氏之意五代典章荒略不足爲法故存司天職方使有
稽考而已唐書有志知其稱考非爲好奇改表稱譜則歐鄭同爲復古於
理無背鄭之稱略亦以全書命爲通志不得仍列志名又不可盡爲義取

簡略者也

程大中進士作考古叢編未及刊行其子孫以草稿送通志局亦頗有可取亦有見未徹者就摘數條

程云從來引臨文不諱者多悞解爲文字之文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氏註曰爲其失正事也今人之悞用者直解作詩書不諱耳按古人作文不稱爲文而稱屬辭其稱文者多指字畫如云文止戈爲武有文在手爲魯夫人是也以臨文爲撰文乃後世之語漢儒猶未然也又古人贊屬辭之美則謂之文易曰指遠辭文左傳曰吾不如衰之文是也以文辭爲文見於孟子曰其文則史然亦僅就書法體例而言與後世所稱稍異程說似本之毛西河程

云道家之書皆祖老子漢志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俱列
道家者流則道德之書不始於五千言也又小說家載伊尹說二十七篇
注云其言淺薄似依托也則五十一篇非依托可知不知三代以前無著
書之事道家者流稱述伊尹太公以著書如孟子之稱堯舜然非伊尹太
公所著書也若伊尹之書兩出而以小說家之注爲依托以證道家之非
依托則孟子稱述堯舜原非依托豈即可據爲堯舜所著歟尉繚旣見兵
家又見雜家商君亦法家雜家兩出名同實異不得指爲一書有真僞之
證也

程云宋史藝文志有李昌齡感應篇一卷卽近世所傳太上感應篇也理
宗常命鄭清之作序按惠定宇注感應篇博徵古事乃不及此

程云張桓侯有易注見方仲耕書又云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世亦罕稱此等恐是傳訛否則或同姓字事理之必然者程云馬融爲梁冀誣奏李固路粹爲曹操誣奏孔融路粹乃蔡邕弟子邕附卓而粹附操所謂謬種流傳者耶

程云子瞻謫黃州自號東坡又迤東坡而南有茂林修竹又號南坡見陸放翁東坡記

程云後世編第書冊多以干支爲識如隋之東藏甲乙西藏丙丁樊南甲乙集夷堅甲乙丙志之類甚多按管子書有輕重甲篇乙篇則自周時已然余按管子輕重諸篇皆後人附益卽甲乙篇第亦漢人較定時所著非當日已然也管子時尙無著書之事其書皆後人綴輯不得援以爲例

程云書以朱墨評點明時盛行隋經籍志有賈逵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蓋自漢有之矣按隋志所著似朱墨異書以分經傳非評點之類且賈逵原本未必隨時尙存則朱墨或後人傳鈔之本不得遽指爲漢人已然劉知幾史通斥繁之篇則實以朱墨點抹古史原文似可援以爲例

程云漢志有孟子一篇列陰陽家是七篇及古本十一篇外又有此書惜今不傳按陰陽家之孟子恐未必卽鄒孟子或如孫武孫臏之同稱孫子耳劉氏七略於書之同出者往往存互見之法今班氏注中猶可考見如太史公之別出四篇管子之別出弟子職篇之類孟子十篇分內外書此外不聞別有所述則不得以姓氏偶同而合於一也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文三國演義

東華錄

左都御史徐元文劾浙閩總督姚啟聖可駭者六啟聖疏辨皆誣事在康熙初年

張伯行叅噶禮噶禮亦誣奏張伯行噶禮爲總督張伯行爲巡撫也兩奉欽差研審皆爲和解調停旋請兩罷 聖祖特原張伯行而斥噶禮噶禮尋以其母訴噶禮謀毒伊母與妻子別居於外議磔 賜自盡令其妻從死

沈清遠公降糧道而卒

康熙四十八年致仕大學士熊賜履遺本內有薦舉伊姪熊本清廉謹飭可用之語熊本時爲編修查取疏稿並無其言乃本串通家人私添本問斬罪

論語定公問一言興邦夫子答以爲君難爲臣不易問一言喪邦夫子答以惟其言而莫余違此皆當日所有之言故曰人之言也第不知言出誰氏耳按韓非難一之五章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余違師曠侍坐於側援琴撞之則是此言出晉平公也

廣濟金德嘉撰其母行狀自稱康熙壬戌進士第一按德嘉有古文名又刻居業齋文哀然成集其實不解爲古文辭至以舉人試禮部第一稱進士第一則不知進士至殿試而始得稱也俗稱會試第一爲會元殿試第一爲狀元狀元必云一甲第一名進士今稱進士第一後人知其爲會元耶狀元耶

劉復愚曰作其鳴而恥葭學者鳳凰也夫鳳何恥於葭惡夫似鳳非鳳之

惑人聞也王懷祖御史嘗欲發明六書精義意有所會而無暇遽筆於書則曰願得其人授之以意俾筆爲書成卽爲其人著述而不必著懷祖名以商於余余曰創意難屬辭亦復不易果能承懷祖氏意而曲折以達於文辭而不失其指則其人亦不藉懷祖氏以爲重卽承其意而爲書亦不必沒懷祖氏名以見長矣邵二雲侍讀撰爾雅正義嘗以所獨解者爲人言之鄉曲猥子於邵書未成先竊其說刊爲別解幸邵知之早及以正義授刻凡與其人談及者皆改易以避雷同蓋同時之人未知孰先孰後恐滋後人惑也余與友論人文謂古人二名不偏諱今人二名止稱一字爲非此說本之顏氏匡謬正俗因方李諸家辨論文辭義例全以八家爲準八家卽有疵病亦必曲爲之諱不免疑悞後學因舉韓氏張中丞傳後序

於南霽雲忽稱霽雲忽稱曰雲平淮西碑光顏稱顏公武稱武以爲雖韓氏文豈可遽爲是耶蓋取最可尊信如韓氏者猶不可因人而曲護其短非謂韓不足法而一二小疵因以毀其全也而道聽之徒襲用其言而不察其故乃云二名偏稱之弊始於韓氏而舉南霽雲之稱雲以爲從此相沿而失則與余所言之指相去以萬里矣二名偏稱如春秋趙嬰齊稱嬰楚巫臣稱巫以開其漸特有可省與不可省之別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例甚詳至六朝駢麗破壞文體則人名與字取諧聲律其弊亦已太甚唐初承陳隋遺風未歸雅正至顏氏匡謬正俗乃舉而辨正之八家之文清真不失矩度韓氏所失二條乃偶未檢點其他固絕無之今乃歸咎謂韓氏首創豈目未見六朝初唐之文字乎又古人文字貴於爾雅非爲觀美蓋

謂俚說遊談俗諺古音不通雅故難於傳世行遠雅者正也爾者近也文章爾雅猶云近於同文官授之書不落鄉曲訛言難共喻也然世代升降而文辭言語隨之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聖人不能易也三代不摩唐虞之文兩漢不摩三代之語經史具在不可誣也余嘗因時俗稱謂名義多訛欲從爾雅推廣其義爲之考訂人倫名實酌其宜古宜今有關於文字所承用者以爲之法同人多仿其意而爲之有得有失亦未甚愜也道聽之徒則又襲其言而不察其故則云爾雅釋親爲稱名法漢氏纂書兢兢墨守夫稱名豈釋親所能該括而漢書漢文又何嘗墨守爾雅此又夫人所知者也幸而其人深諱此言之出於余然余所言久爲人知人亦不問而知其意自余發之也又伯夷二字書稱汝伯則單舉一字之例古矣特須

有可斷之別耳

天子崩稱大行漢書霍光傳太子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韋昭註大行不反之辭後漢書安帝紀註引韋說又引穀梁傳大行受大名謂其義兩通杜氏通典乃用後說是以行字作去聲讀矣然史紀李斯傳云今大行未發如云大行受大名爲諡法未定稱大行以見其必得大名則秦無諡法不應有大行之稱矣

漢川汪特昌著鶴陰亭集其蔡邕論云史稱邕在王允座聞之驚歎

聞董卓誅

羅氏則曰卓死有一人伏尸而哭武士擁至乃邕也因力詆稗說之陋今按此說出三國演義演義豈可以論古事又演義本無姓氏不知汪氏何據而稱羅氏汪氏詩文集本庸近無大見解惟羅氏之說不知所出俟考

續說郛輯明人小說有瑯琊漫鈔題爲衡郡文林所撰文林行履未詳書載北京功德寺一條云後宮像設最工因正統時張太后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尙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非盛德事乃密造此佛請英廟進於太后致功德寺後宮又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其言誣妄特甚按史張后作配仁宗逮事成祖及文皇后賢孝最著歷仁宣二朝配德母儀未聞有失至英宗嗣位年方幼冲王振蠱惑用事后御便殿戒飭英宗召見大臣斥責王振欲賜之死英宗爲之跪請良久乃解終太后世王振不敢肆奸是何如嚴明豈有遊幸佛寺累宿不返幾如魏之胡后唐之武后所爲且彼時三楊蹇夏諸公皆在朝列竟無一言而包藏禍心死不足贖之王振乃能

因事納忠引君當道遠出諸臣之上文林豈王振假子或其漏網之黨邪不然何誣善諛奸是非顛倒至於此邪且旣云宮殿別寢皆具則其制度宏壯必非局促可知即使一堂供佛兩房藏經帝后遊幸之地豈無離宮別殿可作寢處乃竟如茅庵村舍之更無展拓卽以事勢言之亦不近情理矣又一條言司馬貞三皇本紀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此乃唐人雜采讖緯之言無足深辨文林以爲本於皇極經世是唐人本宋人之書矣自知荒謬無理則又以經世爲自古相傳之書其言如醉如夢竟不知其是何理也

文心雕龍無韻者爲筆有韻者爲文

凡假借名目不可再用代字使人無從推測以諸生爲秀才本屬假借名

目東漢避光武諱以秀才爲茂才是茂才卽秀才也但秀才爲諸生通稱已久辭語直稱之爲秀才人所解也范文正公爲秀才日便以天下爲己任此說亦人人所知所謂爲秀才卽是爲諸生也曾見文正祠堂題楹聯句曰茂才以天下爲勳猷是假借名目又用代字轉是秀才爲真正名目而以茂才作文語以新異之也字句求新異本屬行文之病然題楹本與辭賦詩句同例原不妨假借取新但假借之中又用代字意求新而語反滯矣行文不可不知也

較讐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爲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較讐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讐者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